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三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三) 清 傅恒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唐

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
二十二帝一百一十五年內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唐祖紹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帝姓李氏名淵

字叔德龍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高

永世福祖

隋莊西魏賜姓

突厥

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

突厥

突厥

周

周代魏虎已卒追錄

突厥

突厥

周

周代魏虎已卒追錄

突厥

突厥

周

周代魏虎已卒追錄

生於長安

自角龍庭體有三乳

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為太原留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

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

因始封國建號曰唐

遂平羣雄

而一天下

甲 武德七年

綱目於是年以諸僭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

元之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

編修臣裴謙覆勘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惟

謄錄監生臣龔述祖

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

又請頒厯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

二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

太常

光祿衛宗正太僕大理

寺

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

常

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

次

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

常

及領軍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

官置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

三少

少師少傅少詹

典書更僕十率府

家令率

左右衛率左右虞

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

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

京職事官州縣鎮成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將仕郎二十八階

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

十二階共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
二十八階共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

十一階

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為三十一階

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

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柱國九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驍騎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為勲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

三

丁中之民

謂十六以上

給田一頃萬疾減什之六寡妻妾

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

二石

新唐志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絰支

反絲綢銀十緡曰絰

布

新唐志隨鄉所出絰二疋綾絰二丈布加五之一緡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

四而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新唐志用人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絰三尺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

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

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與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為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

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四

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

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厥三百置宮東諸坊

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

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

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高祖無卓識況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

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

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義復為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

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五

杜淹並流嶲州即漢越嶲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

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

屬甘肅慶陽府

今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強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外侮為患自古有之奈何為此以賄四海羞顧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頸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

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

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

州西魏置隋廢唐仍為州後改為邠今州隸陝西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

還時額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幽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詣敵陳告之曰我秦王

也可汗能闢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額利不能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看火之情也額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

會大兩世民曰敵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六

俱解吾刀槊犀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額利欲戰突厥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突利本始畢子名什鉢畢額利立以為可汗東使居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萬年人檢校南寧州見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

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前周歷數千里遠人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遠人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乙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

唐以同安郡置同安注見前

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七

縱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兩地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州潞州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

良萬邦以貞高
祖既不早見及
此傳曰行一不
義聖人不為太
宗亦豈能無深
疚斯言也哉

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

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

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綱覽
卷五十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勤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

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曉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如公不移元吉乃謂敬德于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諳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諳之于上而逐之長孫無忌與其舅

高士廉名儉以字行齊河王岳之孫將軍侯君集水人及尉遲

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

更亟王駐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綱覽
卷五十

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

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

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

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卷五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三

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

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

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

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

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

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

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

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勅令內外

忠其主然豈得謂失在強上不得謂之善處人骨

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十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炎毅之辨又安能為之諱哉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為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

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卷五十一

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

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惜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

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

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

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窩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德珪太

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

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

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

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

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

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

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綱覽

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綱覽

十五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

號便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為皇后
長孫后讀書術足為賢而辭議政一節識見卓
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
北難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

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

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于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前見

于頡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綱覽

十五

于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見

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

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

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

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

渭水上與于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

馬羅拜伏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于頡利見執失思力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郤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

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

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敵必放心大掠不可復制故

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敵既深

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

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

上突厥引兵退

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敵自退其策安在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違
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
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
安一與敵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
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
惰然後卷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此之謂也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

太宗手定隋亂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積習燕安抑且甘於陵禮初政即引衛卒

不獨昧於詰戎

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

臂射可謂深知體要羣臣曉曉無識甚矣

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

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

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

彊當其弱凡臨

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強聽其乘而以彊

反擊其弱實發

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

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

潰敗所以取

前人所未發非

精於用兵者不能勝觀古來名

將每以少勝多

幸視此為欲要大宗英勇天授閱歷復多故能舉以示人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
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
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
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

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
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
稷論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

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

太宗實有視天下為一家之度
故舊人不必遷官而用之
官而宿衛不須
舊卒以見王者
無私其規模宏遠深得政要
以房喬之賢且未能窺測萬一
他無論矣

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服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

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

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

字信本紹之子蔡允恭蕭德言

字文行系出蘭陵徙

關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輯覽

大

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上謂侍臣曰朕

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是以不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譏于後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墓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水州人

鑑誠懸而物來
畢照初不必隊

存姪姓之見而
萬象自無遁形
人君臨下亦猶
是也太宗不肯
設詐待人比之
清實至當不易
之論然未久而
密使路人致有
裴矩之謙不宜
矛盾若此豈紀
滿其源而求流
設詐待人比之
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
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
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馬上嘗曰君依于國國依
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
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
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
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
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
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
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
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唐宋通鑑輯覽

大

而此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
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貢珠
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工曰人皆
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賄抵法與帝王
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
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賄密使
左右試賄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
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賄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
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
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杜正倫相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立子承乾

字明德長孫皇后出

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兄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

問羣臣偏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
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
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

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

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
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
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
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
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

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
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有司以
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

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
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
者在於守寧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卷五十

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

蒲州虞鄉人

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
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
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

其言擢為侍御史

以張蘊古

洹水人

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

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瑞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汎汎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韁繢塞耳而聽于無聲

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

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

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

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卷五十

元吉既薨高祖立為太子遂傳位焉

丁亥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

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

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

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

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間也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

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

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覽

卷五十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

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

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

將軍長孫順德胡

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

演以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時惟宜則可以解嘲耳以為一

賜絹以愧禽獸其事與漢文一保全順德用是惟宜則可以解嘲耳以為一

初瑞與德奐有隙瑞薦德奐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
上即位瑞為僕射每議事已定德
彝至上前輒反之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瑞及

親德彝瑞不能平遽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瑞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瑞為

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瑞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

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

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瑞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顧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

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

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盎入朝會諸洞獠反詔盎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綱目

卷五十一

至止坐毬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

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驚蹕非